

梵語《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塔供養品》

前半部譯注與研究

釋宏順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

本文研究主題是梵語《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塔供養品》前半部譯注與研究，主要文獻以《八千頌般若經·塔供養品》與漢譯七傳本為依據，探討〈塔供養品〉中的思想內涵。在研究主軸上，分成二方面進行：首先，對梵語《八千頌般若經·塔供養品》前半部進行中文翻譯，並比對所有的傳本。其二，以梵漢原典對照譯注為基礎，進而論述其《八千頌般若經·塔供養品》中，供養佛塔與供養經卷之間思想演變的相關討論。

筆者欲藉由《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供養波羅蜜多塔能持無量功德品》(以下簡稱《八千頌般若經·塔供養品》)說明大乘《般若經》的教說，並非憑空而來，《般若經》是承續早期《雜阿含經》的教說。以《雜阿含經》理論教說為其基礎，並再加以開展與延伸出菩薩道的修學。〈塔供養品〉將供養經卷地位提高到供養佛塔之上，這背後所依據的理論可能是沿用早期《雜阿含經》三寶教說。以三寶教說為其論述基礎開展出〈塔供養品〉所欲闡述般若波羅蜜多的功效就如同三寶功德，般若波羅蜜多有種種功德，還指出「法重於佛」的思想，並開啟佛化身的端倪。

〈塔供養品〉整品內容思想意涵，主要為：提出供養經卷背後的理論依據是以延續早期三寶教說。從三寶的法寶開展出經卷地位提高於佛舍利之上，這也影響對於後來建立供養佛舍利與供養經典所擺設位置的先後次序的重要性。

在「塔供養」興盛與禮儀鼎盛的風氣下，《八千頌般若經》的編集者提倡新的供養方式，以對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的供養取代對佛塔供養。從供養佛塔與供養經卷的較量功德中，說明供養經卷的地位是高於供養佛塔的闡述，並且也為供養佛塔提出值得供養的理論根據。對於書寫般若波羅蜜多做成經卷來供養，將供養經卷地位提高到供養佛塔之上，這背後所依據的理論可能是沿用早期三寶教說，將《雜阿含經》憶念三寶來消除

恐怖的說法¹轉變成修學、受持、讀誦般若波羅蜜多能消除諸怖畏的說法。

從早期經典教說佛弟子們要時時憶念三寶的功德，隨著平時所養成的習慣，即使遇到突發狀況或有危難時，還是會自然而然地生起三寶的憶念。²三寶的功德力對佛弟子們有著保護的作用，能帶領佛弟子們朝向安樂處。而般若波羅蜜多就有如與三寶同樣性質的功德力。三寶是佛弟子們的庇護所、避難所。皈依三寶就如同回到母親的懷抱，那樣讓人感到安心、安全。〈塔供養品〉依著這樣的概念來闡明說有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的地方就是眾生的庇護處、避難處。憶念般若波羅蜜多對眾生而言有保護的作用，因為般若波羅蜜多有「大威德力，它是大明咒、無上咒，是超越世間的所有咒語。」

〈塔供養品〉以佛圓滿莊嚴色身及佛入滅後的佛舍利做為佛寶；成為佛寶顯現於世間是由於諸佛如來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證得一切智智來成就佛道，此是依於般若波羅蜜多法寶而來；如此殊勝的法寶是能引領人們朝向解脫、成佛的契機，為了能讓般若波羅蜜多法流傳世間，大乘佛法久住於世，宣傳般若波羅蜜多者也就擔任其法師的角色，代表僧寶。並以法寶為導，貫穿於佛寶與僧寶中，佛寶與僧寶的功德皆源於法寶而來，依此理路開展出〈塔供養品〉的「法重於佛」說。

此外，〈塔供養品〉除了巧妙運用三寶教說將佛圓滿相好身與佛舍利做為是佛寶，般若波羅蜜多為其法寶，以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的法師為僧寶。還有將修學法行歸納為四預流支的內容，最後從早期防蛇咒轉換為般若波羅蜜多咒有消滅苦厄與證得智慧的效用。這都是以般若波羅蜜多為核心貫穿整品，指出佛陀為般若波羅蜜多的圓滿具體顯現者。佛是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而證得一切智智，佛圓滿相好身是為一切智智的依止，讓般若波羅蜜多法顯現於世。這品所談的佛不限於歷史上的佛陀而是說諸佛所

共通具有的內在功德性質的圓滿覺悟者。諸佛如來成就的一切智身是在般若波羅蜜多上修學，所獲得的無上正等菩提及一切智智。

從塔供養中發展出「法是重於佛」的思想，主要是從「如來」不是因為這個圓滿的相好身而被稱為「如來」，他是因為證得一切智智而被稱為「如來」。如來的一切智智是由般若波羅蜜多所出生。如來獲得這個具體的圓滿相好身，是因為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方便。並且佛陀獲得的圓滿相好身，是由於一切智智以般若波羅蜜多為因，它的性質是以一切智智為依止。佛陀圓滿相好身是所有眾生的佛塔，是值得恭敬、禮拜、尊重、愛敬、供養。所以，佛陀的圓滿色身受到供養讚嘆，並且佛陀入滅後，他的舍利也受到供養讚嘆。然而，供養般若波羅蜜多經卷是比供養佛舍利塔，獲得更多的功德。從這樣的說法來看，〈塔供養品〉已經有故意分化佛的肉體身與佛的內在智慧及他所證悟的法的內在意涵。在〈舍利品〉也有相關主題的論述。佛陀問帝釋天：「若有滿閻浮提的佛舍利和般若波羅蜜多經卷這二者，你要選那一個？」帝釋天回答說：「當取般若波羅蜜多經卷。」³因為般若波羅蜜多才是如來的嚮導，為如來的真正身體。⁴從對塔供養轉化成對經卷供養的過程中，連帶地影響後來對於佛身的觀念，造成佛身的分化。

再說，〈塔供養品〉敘述供養經卷與供養佛塔比較的段落是為了指出般若波羅蜜多法的內涵，由於有般若波羅蜜多法寶的出現，才有做為佛寶的具體圓滿顯現者與成為僧寶的宣說者及流布者。循此這樣的脈絡理解下，處在供養佛塔興盛時期的〈塔供養品〉是以般若波羅蜜多為其核心主軸所開展出：將做為法寶的經卷是比成為佛寶的舍利還要殊勝，功德更為廣大。其原因是：三世諸佛皆是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而圓滿成就。般若波羅蜜多才是真正做為佛陀的本質，就如母親一般，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出過去、現在、未來的諸佛如來。這也是般若波羅蜜多比佛舍利塔更讓人尊重、恭敬、供養的理由。從這個物理形態的佛發掘出背後真實的佛陀，而這個超越物理形態的佛陀，就是般若波羅蜜多。⁵佛的圓滿功德是由般若波羅蜜多而來，因為有般若波羅蜜多才證得一切智智的可能；因為一切智智，才有圓滿覺悟的佛陀出現於世。值得注意的是，〈塔供養品〉雖沒有「法身」一詞，卻有法身所有的性

質：供養的法或智慧都是代表佛，而且所指的又不限於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這些內容是真正能代表普遍佛的內涵，也就是後來發展的法身說。

從〈塔供養品〉內容的論述中理解，〈塔供養品〉已經有故意分化佛的肉體身與佛的內在智慧或他所證悟的法的內在意涵。其目的可能藉由這樣方式的敘說，開啟對佛色身與正法的重新思考。探究其根本圓滿莊嚴的佛身是源於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法而來，若恭敬、供養佛寶，那麼成為出生佛寶的母親，般若法寶更是值得被重視。從〈塔供養品〉中，可看出這樣的脈絡：從塔供養中發展出「法是重於佛」的思想。透過隱晦未顯的這樣說法成為後來佛色身與法身的二身說的萌芽思想，開啟佛化身的端倪。

還有，〈塔供養品〉並非有貶抑供養佛塔之說，反而更為供養佛塔提出理論根據，說明佛塔值得被供養的原因是佛陀的色身是做為一切智智的依止。而將供養經卷地位提高於供養佛塔之上是由於諸佛如來圓滿莊嚴色身是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證得一切智智而來。般若波羅蜜多為諸佛之母，為佛陀的一切智智、圓滿證悟的原因與本質。因此，對於重於法的《般若經》是推崇對經卷的供養，將供養佛塔轉化成供養經卷。

此外，在〈塔供養品〉的僧寶教說，是藉由「法師」的角色做為法身的延續。《般若經》編輯者接續早期三寶教說，將能受持、讀誦、教導、教示、教授、宣揚般若波羅蜜多教法的善男子、善女人做為「法師」，並說為是三寶中的僧寶。在主流佛教中，不分在家或出家，只要有修有證的聖者皆可堪為「僧寶」，而所謂「法師」，原指精通佛法，傳授佛法於人，能善為他人解說、教導佛法義理的人，並還能引導、解決行者於修行上所遇到的各種問題。然而，從〈塔供養品〉所示的「法師」，系指只要是能受持、讀誦、宣說般若經法的善男子、善女人，就可擔任「法師」這個角色。於〈塔供養品〉中，所要強調的「法師」是做為法身的延續，而僧寶則是擔任起正法久住，流傳佛法的角色。在此，〈塔供養品〉將早期教說的僧寶轉換成修學、受持、讀誦、宣說、教授般若波羅蜜多的法師，主要是這些法師能擔任起令般若波羅蜜多經的流傳，讓般若波羅蜜多法久住於世間而不消滅，由此理由說為是僧寶。

最後，對於〈塔供養品〉「功德」

思想概念，從最早期的識本《道行》中，並未出現「dr̥ṣṭadhārmika guṇa」現世功德的詞語，或許識本的底本只是「guṇa」，雖說早期三傳本是經文內容、結構較為相似。然從蜚本所譯的「現在功德」來看，其蜚本的底本可能已經有「dr̥ṣṭadhārmika guṇa」一詞，而到了什本更將「現世功德」一詞固定化，廣為沿用。

其 guṇa、puṇya、anuśamsa、dr̥ṣṭadhārmika guṇa 等詞在〈塔供養品〉的使用情形：guṇa 是其本身所包含的「德」，有著般若波羅蜜多內在德的性質；puṇya 是修行者透過實踐所產生而累積的「德」；anuśamsa 是形容般若波羅蜜多有這樣的利益、功能。然而，在〈塔供養品〉中，dr̥ṣṭadhārmika guṇa 跟 puṇya 一樣，為修行者踐行所獲得的「德」。雖然，puṇya 和 guṇa 通常在漢譯，都兼翻為「功德」、「福德」、「福」、「德」。二者用法非常相近而難以區分，但若要勉強說明，puṇya 和 guṇa 還是有著微細的差異，puṇya 所含蓋的範圍是比 guṇa 來得廣泛，但 guṇa 也有另外不同的意思，如有特質的意思。

對於「現世功德」一詞，梵語「dr̥ṣṭadhārmika guṇa」，在〈塔供養品〉中是常見又熟悉。然，在漢譯最早所翻譯的《道行般若經》裡，卻找不到「現世功德」的詞語。「現世功德」的具體內容描述各個傳本都有，但「現世功德」一詞是到鳩摩羅什的《小品般若經》中才經常被使用而固定下來，之後的傳本也採用並廣為流傳「現世功德」的利益，或許是因應當時時代人民所期待，並且能吸引他們所興起的現世利益說，重於當下利益的實現。

總括而言，在「塔供養」興盛與禮儀鼎盛時期，有別於先前的主流佛教不允許造聖人像的規範。隨著佛像的出現，弟子們對佛的懷念更加深刻，透過禮拜佛像，供養佛塔來做為佛弟子們對佛的思念與景仰。在這樣的風氣下，《八千頌般若經》的編集者提倡新的供養方式，以對般若波羅蜜多的供養取代對佛塔供養。

對於書寫般若波羅蜜多做成經卷來供養，將供養經卷地位提高到供養佛塔之上，這背後所依據的理論是延續早期三寶教說，其根據早期教說的憶念三寶，三寶為避難處等說法轉換成憶念般若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為避難處，進而開展〈塔供養品〉的供養經卷思想教說。從〈塔供養品〉的供養佛塔與供養經卷的教說理路，以般若波羅蜜多法寶為其核心，

貫穿佛寶與僧寶。將經卷法寶提高於佛舍利之上，這樣的觀點也影響了後來建立供養佛舍利與供養經典的擺設先後次序的重要性。

- 1 《雜阿含經》：「若比丘住於空閑、樹下、空舍，有時恐怖，心驚毛豎者，當念如來 事及法事、僧事……」如前廣說。「念如來事、法事、僧事之時，恐怖即除。」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與阿修羅共戰。爾時，帝釋語諸三十三天言：『諸仁者，諸天阿修羅共鬪戰時，若生恐怖，心驚毛豎者，汝當念我伏敵之幢。念彼幢時，恐怖即除。』如是。比丘！若於空閑、樹下、空舍而生恐怖，心驚毛豎者，當念如來：『如來、應、等正覺，乃至佛世尊。』彼當念時，恐怖即除。」CBETA, T02, p255 a26-b13。
- 2 《雜阿含·930 經》提到：「有天，摩訶男來到佛所，向佛陀說：『世尊！迦毘羅衛國是一個安隱豐樂、人口眾多的國家，街道上充滿著人潮。我每次走在路上常遇上奔狂的象和馬，在這種危險恐怖的情況下，我常常會遺失了對佛、法、僧的憶念。因此，我內心這麼想：若我死後，我會投生到哪裡呢？』佛告訴摩訶男說：『你不用惶恐。就像大樹一樣，當大樹被砍斷時，它是朝向平時所傾的方向倒下。你也是如此的，你已經長時修習憶念三寶，心意識久遠以來，為正信所熏，為戒、施、聞、慧所熏，你必能往向安樂處。』」CBETA, T02, p237b22-c8。
- 3 CBETA, T08, p545a04-26。
- 4 梶山雄一，〈般若思想生成の生成〉，《講座大乘仏教 2：般若思想》，頁 54。
- 5 梶山雄一，〈般若思想生成の生成〉，《講座大乘仏教 2：般若思想》，頁 52。